

「乞丐」影后楊耐梅：

歷盡滄桑一美人

莫珍莉

銀海豔星錄之二

(本文插圖刊第4頁)

民初豔星楊耐梅的一生，彷彿「哈雷彗星」，雖然一瞬即逝，但却一度光芒萬丈，照亮了夜空，教世人驚訝，令羣星失色。

她原是富家的千金小姐，貴族學校的淘氣姑娘及上海笑舞臺觀衆席上的美麗常客，誰知機緣巧合，搖身脫變成水銀燈下的豔星、黃埔灘畔的豪放女、京滬一帶的交際名花、一度是煊赫一時的「狗肉將軍」張宗昌的情婦，繼而從絢燦歸於平淡，做了革命元老哲嗣的家庭主婦，終而淪落香港街頭，成了一名過邊的丐婦。

花邊新聞多采多姿

她的一生，可謂多采多姿，豪放時一擲萬金，落魄時三餐不繼；真是一個歷盡滄桑的傳奇女子。

楊耐梅和胡蝶一樣，在我國影壇創造了許多令人咋舌的紀錄：

- (一)她是我國最早一片而紅的豔星。
- (二)她是我國最早擁有最新型轎車而又自己經常駕車兜風的女星。
- (三)她是我國最會製造新聞的女星，花邊新聞

層出不窮。

(四)她是我國最會花錢的女星，一夜之間，在賭場輸掉十餘萬銀元。

(五)她是我國最大膽的女星，敢於單身赴濟南，應「狗肉將軍」張宗昌的約會。

(六)她是我國唯一的一位「乞丐影后」。

(七)她是我國第一位隨片登臺，造成瘋狂狀態的女星。

她的從影時間，只有短短五年多，也僅主演過十六部影片而已，不及胡蝶主演影片的二十分之一。她跟胡蝶一樣在銀幕上會演戲，但她在私生活方面所做的戲及製造的花邊新聞之多，是胡蝶望塵莫及的。

楊耐梅一生的大膽作風，冒險性格，以及浪漫、揮霍、豪放、奢侈、濶綽、享受、糜爛、放肆與驚世駭俗的行徑，放眼我國影壇，迄今無人出其右。

卿本千金刁蠻任性

她原籍廣東省佛山，出生在上海。她的父親楊易初，是在廣州以加工皮革起家的富商。這位

富家千金，自幼嬌生慣養，聰明伶俐、刁蠻任性，在家中成了天之驕女，爸媽的掌上明珠。

當時上海有一所貴族化的女子學校——務本女中，楊耐梅在該校讀書時的學名叫楊麗珠，在同學間是教人妒羨的活躍份子，自是學校各種社團活動的風頭人物。

由於她家庭富有，在物質享受方面已超過一個中學女生的幅度；只要有錢按時繳納學費，成績和操行，學校也不太過問及督導。因此，在課餘，她經常花錢買前排座位的戲票，到上海笑舞臺看文明新戲上演，因而得以認識文明戲的導演鄭正秋。當鄭正秋導演「小情人」一片時，她便經常出入明星公司的攝影棚，觀看影星們拍片。

楊耐梅從務本女中畢業後，已是荏苒年華，嬌美多姿的時髦小姐，憑藉富有的家庭，及在學生時代參加各種社團活動，常與社會接觸的關係，她便很快地在社交場合中引起一般人的矚目。當時，燙髮之風剛開始在摩登女性中流行，而她竟與其閨中好友華珊，別出心裁地把秀髮燙得出奇的高聳，標新立異地相偕出入公共場合，令人既驚訝又注目。

這時，楊耐梅的父親堅持要她前往英國留學，她也有意到英國去玩。詎料事與願違，民國十二年初春，張石川主持的明星公司正籌拍新片「玉梨魂」，劇中女主角是一個豔麗絕倫，放蕩不羈的楊花水性角色，亟需尋找適合的人選擔任，並許以高薪作酬；於是，鄭正秋便向張石川正式推薦楊耐梅來飾演。她聽說要當選明星擔任女主角，雀躍萬分，放棄了赴英留學的理想，竟拋棄老父望女成鳳的美意。

玉梨魂妖蕩到誘婚

「玉梨魂」一片拍竣，在戲院上映，創空前賣座紀錄。因楊耐梅有演戲天才，表情逼真，無論輕聲淺笑，嬌嗔媚蕩，莫不絲絲入戲；何況她又綺年玉貌，姿色撩人，因此一炮而紅。明星公司獲利甚豐，於是打鐵趁熱，即要以她的放蕩型態續拍「誘婚」一片。

她的老父觀賞她主演的「玉梨魂」後，大發雷霆，深以其放蕩型姿態出現銀幕為恥，感傷有女如此，無顏面對親友。故至「誘婚」一片放映，她不顧老父的斥責，更變本加厲地表現放浪形骸的逼真惹火演出。當時保守的觀眾眼睛吃冰淇淋，大開眼界，又轟動一時，造成她凌駕其他紅女星如王漢倫、韓雲珍及張織雲等之上的優越地位。可是，她的老父不以為然，父女的感情，遂在新舊觀念的衝擊之下，宣佈絕裂，彼此不相往來。

楊耐梅刁蠻任性的作風，絲毫不改，迨至她主演的「空谷蘭」及「新人家」兩片相繼上映

後，她已是令全國影迷瘋狂，豔聲遠播的熠熠紅星了。

隨片登臺爆滿票房

中國電影史上，首創影星隨片登臺表演的是楊耐梅，想出這個花招的是導演卜萬蒼。因為，由楊耐梅與朱飛主演的「良心的復活」，導演卜萬蒼只想以影星隨片登臺來增加一些宣傳效果，誰知就造成瘋狂狀態，每場賣座鼎盛。

「良心的復活」是包天笑根據托爾斯泰名著「復活」改編，劇情曲折離奇，纏綿悱惻，悽豔感人。楊耐梅主演此片時，正是她從影的全盛時期，她多采多姿的生活及新奇時髦的服裝，影迷們均津津樂道，甚而為一般新女性樂於模仿。

民國十六年的冬天，「良心的復活」在中央電影院首映，楊耐梅的隨片登臺便成為轟動上海灘的大新聞。因為，那些為她瘋狂的影迷們，爭着購票要一睹廬山真面目。

「良心的復活」片中有一段感人的情節，就是楊耐梅的丈夫從軍後，撫育幼兒輕唱「乳娘曲」的一場戲，她隨片登臺表演的也就是這一場戲的舞臺化。為了登臺，她確實下過一番工夫，勤練「乳娘曲」，卜萬蒼更邀來朱飛、湯傑、王吉亭、蕭英和龔稼農等臨時組成一國樂團伴奏。一堂和片中唱「乳娘曲」時完全相同的佈景，搭在戲院銀幕後面，楊耐梅的化裝也完全和片中一樣。等到電影放映到她坐在客廳唱歌時，前面的銀幕升起，舞臺燈光漸亮，小型國樂團開始伴奏；這時楊耐梅也就做着片中相同的表情，輕展歌喉，

婉轉動聽地唱出了「乳娘曲」；她有歌唱天才，初學演唱，字正腔圓，美妙悅耳。她唱完後，銀幕放下，繼續放映下半場電影。她登臺的時間，雖然只有短短三分鐘，但戲院却狂滿二十多天，首創影星登臺的先例。

楊耐梅以「乳娘曲」隨片登臺親口演唱後，這首曲子也很快地在全國風行，是最早的流行歌曲之一。

不久，她又隨片赴南洋一帶登臺，所到之處，無論西貢、仰光、檳榔嶼、吉隆坡及巴達維亞（今為雅加達）等地，都受到海外僑胞的熱烈歡迎。

楊耐梅這時紅透半邊天，放眼影壇，彷彿惟有她一人無時無刻不活在影迷心目中，她的生活瑣事，被那些具有好奇心的影迷渲染與傳播，無論茶樓酒館、街頭巷尾，都在談論她的緋聞和豔情。

放浪形骸生活糜爛

她最先的閨中密友是王吉亭，二人的香巢築在上海愛多亞路，是一幢二層樓洋房。她好客，每逢週末或假期，沒有戲拍，她的家就變成影人和新聞界朋友的俱樂部，筵開三、五桌，司空見慣。有時興之所至，即親自下廚燒幾道廣東菜待客。

她漸漸耍起大牌，常常不守時間進攝影棚拍戲，甚而臨時電話請假、遲到，害得大家等她一個人，為導演惹添了不少困擾。她的社交圈子越來越大，閨中膩友王吉亭無力約束，她進而又跟

上海聞人王曉籟關係密切；由於她此時主演的新片「她的痛苦」與「美人關」上映，再度轟動一時，是一棵搖錢樹，因之，公司當局也無法勸阻她的放蕩行徑。

她不但在銀幕上會演戲，在私生活方面同樣會做戲，無論衣飾與髮型，莫不標新立異，更助長了她的豔名，她珠光閃爍的新式服裝，到處成為領導流行的先驅。

物質享受的誘惑，對她越來越盛，就在這種奢侈揮霍的生活方式下，她一步步走上大膽、冒險、浪漫、豪闊、放縱、糜爛的道路上。一萬銀圓一部戲的片酬，不夠她三、五日的開支，上賭場一輪數萬金。不拍戲時，終日週旋於社交場合，成為上海首屈一指的名女人。

當時，上海有私人汽車的不多，可是，她却擁有一輛美國最新式的卡達拉克汽車，且是上海第一部裝有收音機的汽車；她經常在華燈初上時，自己開車在上海幾條大馬路風馳而過，故意惹人矚目，出盡風頭。不久，她又在金神父路購買洋房一幢，僱了三個佣人，養了一匹馬，每天座上客常滿，中西餐、洋烟酒、鴉片煙，以及各種賭具，無所不備，招待周到，慷慨供應。後來，她因精神不濟，也漸漸吸食鴉片煙上癮。

兩件緋聞轟動京滬

楊耐梅從南洋隨片登臺，滿載了聲譽與行李回國；田漢以西湖為背景，編寫了一部極富詩情畫意的感傷戲「湖邊春夢」，由她飾演那位美豔的少婦，逐一介紹古蹟佳話，風物人情，她在西

湖所到之處，影迷羣集，爭睹丰采。

她比今天的豔星林青霞還會製造豔聞，從西子湖畔回到上海補拍內景時，她就製造兩件轟動一時的豔聞：一是有「粵劇泰斗」之稱的名伶薛覺仙，率領一個粵劇團到上海首次公演，由於人生地不熟，所以，薛覺仙親自出面拜訪當時在上海的粵籍聞人，並專訪楊耐梅，請其出面為演出贊助人以加強號召，擴大聲勢。

向來喜歡出風頭的楊耐梅，基於鄉誼，並願一聽鄉音演唱，特在自己家中設宴招待新聞界朋友，又聯絡她社交界一些知名人士，在公演首日致贈花籃捧場。薛覺仙的公演，經過她的安排，首演之日果然轟動。戲碼是「姑緣嫂劫」，在開鑼之前她盛裝入場。

戲演到一半，楊耐梅似預先準備好一張簽名的紅紙，把她手上戴的一枚三克拉閃亮發光的鑽戒取下來，包在紅紙內朝臺上拋去；她的這一摔角方式，這一突然的舉動，獲得全場觀眾熱烈掌聲；薛覺仙在臺上得到如此的殊榮，紅着臉一再答禮致謝，當然也引起許多觀眾的各種猜測。第二天，上海各報娛樂版大加渲染，造成轟動一時的花邊豔聞。

玉腿橫陳風光外洩

過了不久，另一件豔聞又在各報競相騰載：有一天，楊耐梅臨到要赴上海一位重要聞人的約會，盛裝打扮後，才發現所有絲襪都抽絲不能再穿，便光着玉腿，自個兒駕車到永安公司，在絲襪部坐下，挑選名牌絲襪。這時，公司職員及附

近影迷發現楊耐梅來了，都圍攏來指指點點的觀看。當她選好絲襪後，即滿不在乎地伸出粉白玉腿，撩起鑲邊的開叉旗袍，對旁邊一位年輕男職員說：「就麻煩你給我穿上吧！」

那位男職員狐疑而猶豫，躊躇不前；可是這位紅透半邊天的豔星，却拉起旗袍，高舉着粉白而修長的大腿，又再睜大圓亮的媚眼示意他快蹲下來穿絲襪。那位男職員只好在衆目睽睽之下，面紅耳赤，心跳手抖的情況下，半蹲下身子彎腰為她穿絲襪；誰知愈緊張就愈笨手笨腳地穿不好，看得影迷們忍俊不著大笑起來，但她却一點也不在乎，此事在當時的上海傳為豔談。

楊耐梅在上海各大百貨公司都是一個月結帳一次，只要是新從國外進口而她用得着的東西，不管價錢多高，她都要搶購。因而，她支出的浩大，享受的豪奢，當時的紅女星如胡蝶、王漢倫、張織雲、林楚楚、阮玲玉等，都無法和她比擬；故而，她每部片酬雖是高達銀元一萬元以上，仍然入不敷出。

影劇界聞人顧無為組織的「大中國劇團」，首次以大牌紅星作號召前往南京演出「啼笑姻緣」。楊耐梅飾演何麗娜，其豔容與演技驚動石頭城，賣座盛況空前。戲正演得轟轟烈烈的時候，楊耐梅突然要求加薪，否則就拒絕演出。但她的薪酬已是全團最高的，無奈何她揮霍；顧無為被逼得無路可走，最後硬下心腸臨時找人替代。

狗肉將軍獨佔花魁

這時，楊耐梅住在南京最豪華的中央大飯店

，已拖欠不少房租及膳食雜費，但她一點也不放在心上；靈機一動撥一通電話給在財政部擔任要職的陳某，陳某和她在上海曾有一兩面之緣，且對她垂涎已久，接到電話如奉綸音，應召而至。不但爲她解決了經濟上的問題，且陪侍她遊覽了南京各處名勝古蹟，玩得十分開心。一星期後，她返回上海時，行李增加了數十大件，滿載而歸。同臺演出「啼笑姻緣」的男女演員，莫不佩服她的神通廣大，魅力超人。

大家都知道，在山東省擔任督軍，獨霸濟南的「狗肉將軍」張宗昌，其粗野敗德的行爲，仗軍力權勢的軍閥糜爛生活，可謂舉國聞名。他除了喜歡吃狗肉，還酷愛狎玩年輕貌美的名伶明星。

張宗昌久慕楊耐梅的豔名，特派人專車到上海，請楊耐梅前赴濟南一晤，商討有關資助她籌組公司拍片事宜。她的友好都勸她不要去，就心她去了無異羊入虎口，張宗昌怎會放她回來。可是，膽大任性的楊耐梅，却認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全不理會別人善意的忠告，獨自北上。她的個性就是如此，一經她決定的事，別人的意見很難改變得了。

她前往濟南後，關心她的親友，終日惴惴不安，外界也傳說紛紜，喧囂一時，都認爲她此行凶多吉少，自毀前途，對她所屬的明星公司而言，無異「賠了夫人又折兵」。

誰知她在濟南只就擱了半個月，就欣然回到上海，春風得意，再度滿載而歸。影劇界的朋友，好奇地問她見了張宗昌的經過，她却笑着若無

其事地回答：「他是健壯的男人，我是年輕的女人，這碼子事，你們何必問，問就是多餘，就是笨。」

萬金蕩盡紅顏褪色

她回上海第二天，即宣佈組織耐梅影片公司，籌拍「奇女子余美豔」，她以老闆身份兼飾女主角，公司的辦公地址就設在她金神父路的豪華住宅內。她這一連串的行動，使所有影劇圈人士嘆服她的膽識，莫不翹起大拇指稱讚她的神通廣大和手腕高強。

她要拍「奇女子余美豔」的動機，是當時上海各報登載一則十分轟動的新聞，報導廣東一名綺年玉貌的富家女，芳名余美豔，跟她一樣的嬌生慣養，刁蠻任性。一天，這位少女異想天開，就從她所住高樓上，像天女散花似的把大量的銀元不斷向街道投擲，讓行人爭相搶拾爲樂。

她拍此片，只是爲了新奇，一時的興趣，及以各種花招來使人刮目相看而已，並沒有發展電影事業的雄圖。因此，在「奇」片開鏡後，除了自己擔任女主角及付出本不應該超支的預算外，她很少過問細節事務。「奇」片上映時，大家都知道是「狗肉將軍」張宗昌投資拍的，再加上她的豔名號召，果然賣座鼎盛。可是，由於製片費高達銀元四五十萬元，收支相抵，也沒有什麼賺頭。這可以說明，她是一個出色的好演員，但却是一個糊塗的製片人，該賺錢的影片，沒有賺到錢。

此時的楊耐梅，如能全心全力投入電影事業

，以其數十萬銀元的雄厚財力，加上她廣泛的社會關係及張宗昌的幕後支持，本可獨樹一幟，大展鴻圖，建立屬於自己的電影王國。無奈她的生活享受每下愈況，鴉片烟癮愈來愈深，上賭場愈賭愈大，不良嗜好愈來愈多。她自己承認是以揮霍的生活來填補精神上的空虛，有一夜晚她創下輸掉十萬銀元的紀錄，前後輸掉的錢多達銀元四十餘萬。不到兩三年光景，存在銀行的五、六十萬銀行存款，終在浩大的家用開支和豪賭下，蕩盡花光。

流落街頭淪爲丐婦

這時她可能已有些醒悟，想到要結婚；不久她即與革命先烈陳少白的公子陳君景結婚。她付出了純真的愛情，並依陳君的意思，在未驚動親友的簡單婚禮中完成了終身大事。

新夫婿陳君出身嶺南大學，曾獲得美國奧布寧大學經濟學碩士，世家子弟，青年有爲，值得她傾心相愛；因而，婚後她便與電影界斷絕來往，更絕跡於黃埔灘的社交場合，專心做家庭主婦。不幸仍然遭到陳君景家庭的堅決反對，他們小倆口兒，爲了愛情，雙雙悄悄移居香港，過着隱者似的甜蜜生活，以爲如此即可白頭偕老。

他們小倆口兒，在香港隱居的三十多年歲月中，生活倒過得平靜愜意；但是，世局却波濤洶湧，瞬息萬變；國家歷經北伐、剿共、抗戰，以迄戡亂的驚天動地大時代，大陸上的錦繡河山幾度遭到浩劫。那曉得，赤色魔掌席捲了神州；而她的夫婿陳君景又是國民黨革命先烈陳少白的哲嗣

，中共特別徹底地掠奪和清算了他家留在廣州
的祖產，以致經濟來源斷絕；這位富家公子受此
打擊，貧病交迫，生活陷入絕境。而楊耐梅自幼
嬌生慣養，人老珠黃，又無一技之長，終至三餐
不繼，流落香港街頭，淪為丐婦，蓬首垢面，伸
手乞討度日。

民國四十六年二月廿三日，她在香港街頭伸
出枯黃的髒手向路人乞討時，被曾在上海採訪過
她各種豔聞的一位老記者發現，經報紙披露後，
幾使人難以相信是事實。經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理
事長谷正綱先生設法救助，於四十六年夏來臺定
居。筆者當時在一家日報擔任影劇記者，到松山

機場採訪，發現三十多年前紅遍全國的豔星楊耐
梅，竟然黃髮蕭蕭，骨瘦如柴，雙眼呆滯深陷，
嘴唇乾癟，臉上皺紋密布，兩隻手微有顫抖。問
起她當年的往事，她嗚咽不語，兩行清淚滔滔汨
汨地掛在臉上。往事不堪回首，大家也不忍心去
挖掘她內心的瘡疤，讓她在其女兒和女婿趙先生
陪護下回家休憩。

先烈祖蔭渡海歸隊

她來臺定居的時期，曾和她在上海明星公司
演對手戲的男主角龔稼農，常抽空去拜訪她，自
是不勝今昔之感。但她常以感激的口吻說：「由

於外子陳君景的先父小白先翁功在國家的遺蔭，
我獲得自由祖國溫暖的照顧，女兒已成家立業，
女婿供職政府機關，又奉公盡職，生活倒也過得
安和舒適。比起陷入鐵幕，凍瘡上海街頭的湯傑
及被中共逼瘋的周璇諸人，真是天堂地獄之別。
「楊耐梅來臺安享了兩年多晚年生活，惟因身體
羸弱，醫藥罔效，於民國四十九年二月廿七日悄
然病逝，享年五十六歲。

往者逝矣！青塚獨留，荒草野蔓；她的一生
行誼，可謂「歷盡滄桑一美人」，由爛歸於黯
淡，對今天的影壇豔星而言，她正好是一面鏡子
，足資「警誡」與「自律」的事跡是太多太多。

最低廉的售價。最熱門的好書

褚問鵠著 花落春猶在

第一、二、三冊出版
合售台幣貳佰壹拾元

名作家褚問鵠女士，浙江嘉興人，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軍委
會戰幹團訓育主任，廣東省政府參議，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懷舊憶往，生動翔實，女性讀者
，往往抱書而哭，感人之深，可以想見，要目有：童年的回憶。蠟炬成灰淚始乾。山西歷險記。
從晉北到故都。重到申江更斷腸。撫孤自苦甘零落。空花到眼總無緣。道是無情卻有情。「一二
八」烽烟驚客夢。戎馬馳驅十五年。噩耗傳來摧肺肝。西安事變拾零。戰時的訓練工作。湖北的
戰時省會。千里奔波探兒病。居然生入玉門關。綠茶紅梅相映生輝。幾時歸夢到江南。南湖烟雨兩
憶當年。解甲歸田成一夢。母子瑣瑣細談別後。廉頗未老氣壯山河。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全書
分裝叁冊合售貳佰壹拾元，歡迎購閱。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①

①「乞丐」影后楊耐梅民國十五年成爲默片紅星時的照相。(文見15頁)

②梅蘭芳(後排左立繫領結)早年在家中宴請影星胡蝶(前排左五)等留影。(文見228期104頁)



②